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新浪第五届新人奖

虎贲

II 下

HUBEN

王春★著

虎贲之师，国之利刃，
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一支虎贲之师，一群虎贲之士。在烽火硝烟中，
用血与火的代价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传奇故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虎贲之师，国之利刃，
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一支虎贲之师，一群虎贲之士。在烽火硝烟中，
用血与火的代价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传奇故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虎賁

II / 下

目 录

第六篇 血捍长沙

- 第十九章 战前态势 / 001
- 第二十章 脱离包围圈 / 009
- 第二十一章 林师长阵亡 / 023
- 第二十二章 战争的残酷 / 039
- 第二十三章 军部遭袭 / 053
- 第二十四章 猛虎之师 / 066
- 第二十五章 突出重围 / 078
- 第二十六章 反攻 / 092
- 第二十七章 生死恋 / 103

第七篇 终成眷属

- 第二十八章 婚礼 / 111
- 第二十九章 桂林的蜜月 / 128

第八篇 世界风云

- 第三十章 美国参战 / 139
- 第三十一章 湘北再燃烽火 /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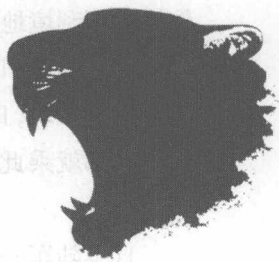
第九篇 决胜长沙

- 第三十二章 雪夜奔袭 / 157
- 第三十三章 全歼横川大队 / 167
- 第三十四章 狭路相逢 / 181
- 第三十五章 围攻 / 190
- 第三十六章 野兽的覆灭 / 200
-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决战 / 212

第十篇 泪水欢歌

- 第三十八章 辉煌的胜利 / 223
- 第三十九章 泪与笑 / 229

血捍长沙



第十九章 战前态势

可是临到出发前夕,张一鸣却不得不给白少飞发去电报,告诉他婚礼必须推迟。他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但白少飞猜测可能他又要打仗了。

白少飞没有猜错,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大本营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准备在第9战区发动一场大的战役,平静了两年的湖南战场再次战云密布。这一场战役产生的背景颇为复杂,因为早在6月的时候,希特勒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命令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之前并没有通知日本。日本方面

对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感到突然,也感到有些不高兴,德日是军事同盟国,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居然不事先通气,简直不把日本当做盟友,并且日本的将领们对德国进攻苏联感到难以理解,认为德国这样做将把自己置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不过恼火归恼火,毕竟苏德战争已经爆发了,希特勒要求日本出兵,和德军夹击苏联,日本方面得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反应。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军方内部就乘机机会进攻苏联还是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却有着严重的分歧。

日本陆军一直觊觎着辽阔而富饶的西伯利亚,苏联为了保护自己的后门,一直在东部布置着重兵,也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让中国能够尽量拖住日本。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军一败涂地,成建制成兵团地被德军歼灭,德军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莫斯科。为了保卫首都,斯大林不得不把驻扎在东部的苏联部队一半调往西部,见此情景,日本陆军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北上进攻苏联,配合德国东西夹击,等打败了苏联再南下进攻太平洋。

但是日本海军反对北进,主张南下进攻太平洋,认为占领资源丰富尤其是具有大量石油的太平洋才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去占领荒凉的冰雪之地西伯利亚。而且德国进攻苏联,正好牵制了苏联的力量,排除了南下进攻的后顾之忧,等到德国把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消灭掉的时候,再掉头进攻苏联可谓轻而易举。

其实,日本军方出现的这两种进攻方向完全相反的争执,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陆军海军各自据理力争,谁也不肯让谁。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完全分立,没有一个最高统帅能够真正同时控制住两方。日本的天皇虽然被神话,但那是针对中下层阶级的,对于那些真正掌握军权的高级将领来说天皇只是个象征,是虚的,天皇没法控制这些人,首相只是行政官员,对军队也没有真正的实权,只有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才真正掌握着军队的指挥权,但两者的权力完全相等,前者只在参谋本部行使职权,后者则直接指挥联合舰队,谁也管不了对方,更指挥不动对方。双方从明治天皇统治时期就一直开始明争暗斗,越到后来竞争得越厉害。到苏德战争爆发,双方竞争尤为激烈,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双方的最终目标虽

然都是称霸世界,但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理由,说也说不服谁。

除了陆军和海军争执不下的原因,当时的日本还面临着其他的严酷现实,使日本统帅部不敢轻易作出决定。1939年5月,日军与苏军在蒙古的诺门坎发生了一场战争,双方交战历时五个多月,日本损失惨重,关东军六万人在苏军机械化部队的反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不得不向苏联请求停战,这一战让日军看到了苏军强大的战斗力,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和优势装备根本不可能战胜苏联,而此时日本的陆军大部分深陷在中国战场上,中国虽然丧失了半壁河山,但是没有投降,仍然在坚持抵抗,使得日本无力大规模抽兵北上进攻苏联。

同时,日本还陷入了燃料危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并没有像最初预想的那样速战速决,而是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淖,使得日本的石油储备逐渐减少。而在1940年7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对日本实行燃料禁运,这个措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日本缺乏石油,缺乏钢铁,缺乏很多维持长期战争的必需品。鉴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陆军的北上战略地位下降,海军的南下计划占了上风。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日军试图将苏联稳住之后,集中全力执行南进战略,并着手开始制定计划。

可是6月苏德战争爆发,尤其在战争初期,德军的闪电战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苏联几乎面临亡国之虞,刺激得“北进派”拼命主张对苏作战,与德军会攻莫斯科,可是苏军顽强地抵抗德军,逐渐稳住了阵脚,虽然德军还占着上风,但已经可以看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结束战争了。于是,“南进派”又抬起头来,主张南下太平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这一次,“南进派”获胜了,陆海军结束了争斗,日本军方开始付诸实施南进计划,并加紧了准备工作。

此时日本陆军绝大部分已经部署在了中国,留下来保卫本土的兵力极少,日军统帅部只能从中国抽调兵力向南方集结,其中包括从武汉第11军抽调两个半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和第33师团的一部。由于担心抽走两个半师团之后,武汉兵力空虚,中国军队会趁机反攻,日军统帅部决定在把部队调走之前先解决掉潜在的威胁。日军新任的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8月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对长沙进行攻击,并拟定了夏季攻势,采取以进为

退的策略,在夏末秋初的时候,第11军主动打击第9战区的中国军队,把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消灭在汨水以南到长沙以北地区,解除了南进之忧以后,再把这两个半师团调走。

此时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已由阿南惟几出任,他将此夏季攻势命名为“加号计划”,积极着手准备进攻第9战区。鉴于上一次长沙会战的失败,这一次,他不敢小觑对手,谨慎从事,经过反复的空中侦察,阿南惟几认为上一次长沙作战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冈村宁次将部队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兵力过于分散,没有突出主攻方向,无法形成强大的杀伤力,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决定把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湘北,形成湘北方面对中国军队的压倒性优势,再像一只紧握的铁拳一样快速地、狠狠地砸向长沙,歼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解决掉心腹之患,进攻时间定于9月18日,那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这一次进攻,阿南一共调动了4个师团、4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两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180架飞机、30多艘军舰200多艘汽艇参加作战。9月,这些部队陆续向岳阳地区集结,开始为18日的进攻作准备。

日军第11军的动态引起了中国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的注意,8月以来,关于第11军的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他面前,各种迹象让薛岳认识到:日军又要对长沙动手了。

得知了日军的意图后,薛岳并不担忧,反而十分高兴,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两年时间已让第9战区对日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做了比较充分的防御准备,各部队不仅进行了整训,武器、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战斗力有所提高,而且经过两年的准备时间,阵地工事的构筑也比较坚固,他早就想再打一次大胜仗了。

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之后,薛岳认为日军的兵力部署、可能采取的进攻方式以及进攻的路线,仍然和上一次大致相同,他根据这一分析制定了相应的反击作战计划,自信他的部队不仅能大获全胜,还能乘胜前进,收复岳阳、九江,甚至收复武汉。满怀胜利信心的时候,薛岳忽略了一点,他的对手已经不是与他打了多年交道、非常熟悉的冈村宁次,而是性格与作战指挥风格都与冈村完全不同的阿南惟几。

9月7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到达了大云山,重炮与担任空中支援的大批轰炸机开始轮番向山上的中国守军阵地轰炸,经过一番猛烈的轰炸之后,中国守军阵地遭到严重破坏,这时第6师团的步兵像潮水一般开始往山上发动冲锋。

大云山位于湘鄂边境,在新墙河的上游,方圆30多公里,海拔1000余米,是湘北的一道天然屏障,由东北可通羊楼司,由东南可到通城,由西北可逼近岳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另外,大云山的地势也很险要,峰岭峭拔,道路崎岖狭窄,山上又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除了步兵之外,其他兵种难以在此运动,属于易守难攻之地,因此它被划为第9战区的游击区,第9战区的部队经常通过这里前出对日军进行袭扰。日军把它视作钉在自家门口的一根钉子,一直就想把它拔掉,所以薛岳接到第6师团进攻大云山的报告时,也无法立刻判断出日军的目的是究竟是什么。

在日军精锐师团的猛烈攻势下,中国军队的两个师坚持不住,不断败退,由于侦察报告显示,这两天日军在湘北没有大的集结行动,薛岳便放心大胆地调了湘北正面防线上的两个师增援大云山,想探一探日军的底,摸清日军的进攻目的究竟是什么。

没等增援部队赶到,大云山的两个师因为打不过兵力、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的第6师团,为了避免被敌人围歼,只得撤出阵地。第6师团攻占大云山后,在山上大量伐树构筑工事,一副要留在此地迎击中国军队反攻的态度,得到这个情报,薛岳判断日军派出主力师团攻击大云山的部队,纯粹是为了清除身边的威胁,于是命令撤出阵地的两个师和增援过去的两个师一起,反击第6师团,收复阵地。此后他又调了一个师过去,加大筹码,决心重重打击第6师团。

薛岳这一次中了阿南的瞒天过海之计,因为第6师团攻下大云山后,阿南立即命令其秘密撤离,迅速前往新墙河以北集结,阵地换由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差的新建第40师团接手,由第40师团留在大云山,继续把中国指挥官的注意力吸引在那里,把中国军队5个师的兵力牵制住。

阿南惟几这个诡计完全见效了,薛岳的5个主力师被吸引在了大云山,与40师团混战在一起,40师团根据阿南的指示,牢牢地把这5个师缠住,让他们无法抽身回防,以使防守在新墙河一线的中国守军只剩下90师和102

师一部，一共还不到2个师的兵力。而日军却在湘北集结了4个师团，9月18日拂晓，阿南惟几下达了攻击命令，日军飞机首先飞临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的阵地，投下重磅炸弹，进行了密集轰炸，将中国阵地上的工事摧毁殆尽，轰炸之后，地面部队分头向南岸发起了攻击，每一处都是用数十辆坦克开路，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同时向前推进，4个师团犹如四只凶狠的饿兽，气势汹汹地向中国守军猛扑了上来。

薛岳得知日军在新墙河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之后，这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上了阿南惟几的当了，急令大云山各师迅速回防，支援新墙河，可是大云山的5个师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而此时新墙河的中国守军兵力还不到两个师，如何抵挡得住既有空中支援、炮火又占绝对优势的日军4个主力师团？日军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102师的防线，然后迅速向90师包围过去。为了避免两个师被日军全歼，薛岳无奈，只得下令2个师向后撤退，退至第二道防线，新墙河遂告失守。

日军突破新墙河一线之后，迅速向二线推进，此时在二线的中国军队没有主力部队，只有少数警戒部队，根本不可能抵御如此集中的日军。薛岳一面急令大云山的回防部队全速前进，超越到日军之前进行拦截或者侧击，以争取时间，一面急调战区其他部队赶往湘北，重新组织防御。可是这一次不同于上次长沙会战，日军兵力集中，速度又很快，如同猛砸过来的一只铁拳一般势不可挡，可怜那5个师撒开两条腿拼了命同日军赛跑，可两只脚无论怎么努力也跑不过汽车轮子，他们根本无法追上日军，更不用说侧击、拦截了。

对于薛岳来说，被阿南打了个措手不及已经处于被动，更要命的是，他现在还不知道日军的情报部门已经破译了他的密码，他和阿南的这一局对弈，他下的是明棋。

9月20日早上，张一鸣接到薛岳电报，命令他立即率117军开赴湘北战场，前往汨罗江以南布防。他是喜欢打仗的，接近两年时间没有出征，早就等得心急了，接到电报，立刻兴奋起来，连婚礼得因此推迟都不在乎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对白曼琳说道：“又要打仗了，我一定打一个扎扎实实的胜仗，仗打完了我们就结婚，这一仗就当是小鬼子送给我们的结婚贺礼。”

可是三万多人的部队，不是说出征就能马上出征的，光准备粮秣弹药就

忙碌了整整两天。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张一鸣无法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工作，只能对从各地匆忙集结到祁阳的官兵进行简单的战前动员。22日凌晨，在军部的大操场上，张一鸣精神抖擞地登上阅兵台，放眼望去，只见将士们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士气十分高昂。他的心里甚是满意，对整装待发的官兵们作了一番充满激情的讲话，鼓励官兵们努力杀敌，报效国家。讲到最后，他用力地挥舞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说道：“弟兄们，我相信，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还会用辉煌的战绩向第9战区，向军委会，向全国的老百姓证明，我117军仍然是一支威武雄壮、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王牌军！”

官兵们也是热情高涨，振臂高呼：“努力杀敌！打出117军军威！”

“消灭日本鬼子，让敌人有来无回！”

这些口号不仅让人热血沸腾，也真实地反映了官兵们的心态。因为在这两年的时间里，117军没有参加战斗，得到了充分的修整和补充，今年新年之后，张一鸣见各部队的基本训练已经全部完成，下令进行高强度的强化训练，尤其对射击、投弹和刺杀这三项基本技术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军委会下达的训练指标，他对这些近乎苛刻的训练要求只用了一句标语来解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基本训练之后，就是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对市镇、田野、山地和树林进行模拟防御和模拟攻击。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训练，官兵们的汗水没白流，在9战区进行的考核中，他们的成绩全部达到了训练指标的“最优等”。按军委会的要求，只要部队里占四分之一的人有这个成绩，这个部队就算达标了，他们的优异成绩让薛岳大为高兴，下令嘉奖。所以，整个117军从军长到普通士兵，都是斗志昂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决心在随后的战斗中取得最佳战绩。

作完战前动员，张一鸣下达了出发命令，将士们列着队，井然有序地穿过城区前往火车站，登上开往前方的军列。市民们得知军队开赴前方，纷纷涌上街头，在路边夹道相送。白曼琳走过街道的时候，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看见她，跑过来拉着她的袖子叫道：“阿姨。”

她停住了脚，小女孩递给她一包点心，说道：“给你，这是绿豆糕。”

白曼琳不接，微笑道：“谢谢你，小妹妹，阿姨不要，你留着自己吃。”

“不嘛，我要送给你，你吃了，好打鬼子。”

小女孩的母亲过来了，拿过点心塞到她手里，说道：“小姐，你收下吧，这是孩子的一片心，你不要，她会难过的。”

小女孩点点头，作了一个哭的样子：“对的，你不要，我会哭，哭很久很久。”

白曼琳笑了，收下了点心，向母女二人道了谢，又抱住小女孩，在她脸上吻了一下，然后继续前行。出城到了车站，只见军部文工团的队员们站在火车站门口，正在唱《思乡曲》：

秋风吹起江水浪，家乡已是血战场。

白发老母倚门望，望那征儿回故乡！

故乡故乡在何方，想起娘亲泪满眶。

本要回家见亲娘，怎奈孩儿在沙场。

不还乡我不还乡，孩儿本该赴战场。

若不赶走鬼子兵，宁死沙场不还乡。

拿起锄头拿起枪，要想回家就打东洋。

赶走鬼子回家乡，合家欢笑喜洋洋！

进了车站，不少军属等候在月台上，等着给自己的亲人送行，谭珮瑶也挺着个大肚子，由她家的老妈子扶着站在那里，她已经怀孕九个月，就要到预产期了。白曼琳看到她，说道：“你怎么也来了？没在家里和赵副官道别吗？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该当心点，人这么多，万一碰着了可不得了。”

“我想给我哥哥送行，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不给他道个平安我不放心。”

白曼琳知道她哥哥是新25师513团2营营长谭佩听，说道：“新25师在后面，马上就过来了。”

赵义伟走过来了，见她在那里，埋怨道：“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叫你不要来吗？车站人多，不要碰到了我儿子。”

“我想给我哥哥道个别。”

“你见到他以后马上回去，不要等火车开，知道了吗？”

“知道了。”

赵义伟又对白曼琳说：“白小姐，军长让我来接你，请跟我来。”

“义伟，”谭珮瑶抓着赵义伟的袖子，眼泪夺眶而出，“上了战场，你可一

定要当心,我和孩子等你平安回来。”

“我会的,你不要担心。倒是你不要忘了我的话,这几天小心点,千万不要出问题,我还等着回来抱儿子呢。”

白曼琳说道:“赵副官,你和珮瑶再说会儿话吧,军长在哪里?我自己去找他。”

“不用了,该说的早都已经说了。白小姐,我们走吧,军长在等你。”

白曼琳拉住谭珮瑶的手说道:“你放心,赵副官会平安回来。”

“谢谢你,白小姐,也祝你平安。”

赵义伟领着白曼琳来到头等车厢,替她打开门,张一鸣正坐在沙发上,埋头看着一张纸,听到开门的声音也没有抬头。

她走过去,问道:“看什么呢?”

“决心书。”

“谁写的?”

“谢清,105 师的营长。”

“他说了些什么?”

他把纸递给她,“你看吧。”

她接过纸,纸上一个一个红字映入她的眼帘,还隐隐带着一股血腥味,她惊讶道:“这是用血写的?”

“是的,这里还有很多。”他指着茶几上的一大堆信封和纸片,“这些都是请愿书或者决心书,大部分是咬破手指写的。”

她随意看了几封,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有了两行泪水,但眼睛里闪耀着一种激动而近乎狂热的光芒,“我真感动,太感动了,他们,我是说这些战士,他们太伟大了。”她擦了擦眼泪,“所以忍不住哭了。”

这些血书同样让张一鸣为之动容。“是的,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只要中国还有这样的热血男儿,日本就绝不可能灭亡中国。”

第二十章 脱离包围圈

三个师的官兵,铁路部门一共动用了七列火车才完成运输。火车到达株洲,部队不做停留,立即匆匆步行前往汨罗江。为了赶时间,抢在日军之

前布防，张一鸣命令部队不分昼夜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还没赶到目的地，日军已经突破了汨罗江，快速向长沙推进。薛岳只得重新调整计划，电令张一鸣迅速掉头往南撤回，到长沙以北拦阻日军。

这一封电报被日军情报机关截获了，破译出来的内容让阿南惟几大为高兴，他对117军早有耳闻，已把它列为此次进攻的重要打击目标之一，得到它的行踪，阿南惟几立即设下机关，恭候它的来临。张一鸣当然不知道阿南已经给他精心准备了一张大网，他还踌躇满志，预想着打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在自己的军服上再增添一枚军功章。

由于日军已经突破了汨罗江，张一鸣不敢有丝毫耽误，严令各师以最快的速度前进，24日，他亲自率领着新25师到达长沙市北面大约80公里的小青山地区，准备由西向东穿越山区。下午，担任新25师先头部队的512团到了小青山西北面，走在最前面的是1营，此时的1营已经完全恢复了战斗力，孙富贵憋足了劲，要在这一仗中狠打鬼子，打出辉煌的战绩，打出1营昔日的威风。

离小青山5公里时，派出的尖兵班飞快地回来汇报：“报告营长，前面发现了鬼子，看样子是敌人的搜索部队，有100多人，正朝着我营方向过来，据我们不到2公里了。”

孙富贵说道：“好啊，老子正想吃肉呢，这就兔子叫门，自己送上来了。”他一面派人向团部汇报，一面派1连快速迂回到这一小股日军的后面，截断他们的退路，由2连向日军正面发起攻击。

那一带是连绵起伏的低矮小山丘，山丘之间有水田也有旱地。接到命令后，2连立刻埋伏在道路两边的小山丘上，做好战斗准备。等到日军接近，2连长黄泰北一声令下，2连官兵同时开火，日军猝不及防，当场被撂倒20多人，剩下的赶紧躲到沟渠里或者小山丘上，拼命还击。黄泰北命令2排从右侧包抄敌人，1排和3排从正面强行攻过早田，接近敌人固守着的山丘。快冲到敌人阵地时，四五十个敌人哇哇叫喊着冲下山坡，向3排反扑过来，3排长韦造金大喊一声“手榴弹”，前面的战士迅速扔出手榴弹，爆炸声响过，敌人扔下了10多具尸体，掉头向山上退却。韦造金喊着“冲啊”，领着战士们冲了上去，右侧的2排也跟着展开了冲锋。

这些鬼子是日军的搜索部队，发现对方人多势众，无心恋战，开始往后

撤退,没跑多远就被1连挡住了去路。两个连齐心协力,打了一个漂亮的包围战。100多个鬼子经过一番困兽之斗,大半被消灭,只有小部分突围,拼命往小青山方向逃跑。1营首战告捷,孙富贵大为兴奋,紧追日军不放,一直追到小青山的虎头岭下,遭到山上一个日军大队的阻击,伤亡了一些官兵。很快,耿秋林也领着512团另外两个营赶到了,得知山上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他下令强攻,消灭山上的鬼子。本来宁静优美的山区炮吼枪响,热闹起来。

在2营机枪、迫击炮的集中掩护下,1营和3营配合着向敌人发起了攻击。1营奉命由正面进攻,战士们弯腰通过一片灌木地带时,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拦阻,走在最前面的是3连2排,在敌人机枪密集的扫射下,伤亡了10来个士兵,2排长被子弹击中胸部,负了重伤。两个士兵将他抬回来时,他已经深度昏迷,孙富贵命令担架兵立即将他抬到团部包扎所救治。敌人火力凶猛,加上居高临下,抵抗极为顽强,2个营几次进攻无果,耿秋林将2营1连也投入了战斗,命令1连从1营右侧攻击,接到命令后,1连连长陈士元亲自带着连队,穿过右侧的乱石和杂草地向敌人进攻。

1营还在向敌人猛攻,敌人拼命抵抗,激烈的枪声中,不断有人被子弹击中倒下,但战斗没有停止,战士们依然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陈士元率领1连冲上来,敌人发现了右侧的情况,机枪掉转枪口猛烈扫射,子弹呼啸着在官兵中穿行。连副苏诚是去年从中央军校毕业到新25师的,第一次上战场,他满怀着热血青年杀敌报国的壮志,充分发挥了黄埔精神,冲在全连的最前头,一名鬼子射手发现了他,对准他开了一枪,子弹正中他的腹部,他觉得一件尖利的东西刺进了肚子,随着撕裂般的剧痛,站立不住,倒在了草丛里。后面的士兵试图将他救下来,但他冲得过于靠前,距离拉得太远,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后面的人靠不上去,所以很长时间无法将他抬下来。耿秋林知道后,命令陈士元:“赶快给我把苏连副抬下来,不然的话,我撤你的职。”

他命令全团所有的机枪、迫击炮同时向着敌人猛打,竭尽全力压制住敌人火力,趁此机会,1连的几个士兵迅速上前,连拖带抬地将苏诚抬了下来。耿秋林上前察看,只见苏诚双目紧闭,面如白纸,腹部满是鲜血,肠子已经流到了外面。

耿秋林连声呼唤他,见他睁开了眼睛,问道:“怎么样,你还行吗?”

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非常微弱,耿秋林听不清楚,弯下腰,把耳朵凑到

他嘴边,说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我恐怕不行了,团长,我的衣袋里有一封家书,请你帮我寄回去。”

他的手颤抖着去摸胸口的衣袋,刚伸到胸部就无力地垂落了下去,耿秋林帮他摸出信,说道:“放心,你的伤会好,信我暂时给你保管,等你好了自己寄。”

耿秋林把信放进自己衣袋,命令担架兵把他送走,此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耿秋林决定趁着夜色,加强攻势。这一带山坡灌木和杂草密布,敌人不易发现山下的活动,耿秋林命令全团展开战斗队形,跑步向山顶进攻。

在夜色掩护下,全团官兵奋力向山顶猛冲,日军见势不妙,请求支援,很快又来了一个大队,从旁侧击 512 团,耿秋林只得下令撤了回来。见日军又增加了一个大队的兵力,这两个大队的鬼子火力都很凶猛,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估计是敌人的野战部队,小青山肯定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他不敢掉以轻心,迅速向师部作了汇报。

张一鸣此时正好在师部,得知小青山出现了大量的日军主力,顿时精神一振,为了麻痹日军,争取主动,他下令 512 团后撤到 5 公里以外,同时命令 513 团迅速前往增援,两团会合之后,于深夜向小青山发起进攻,务必占领山头,将敌人全歼。凌晨 2 时许,部队悄悄摸上去,与半山上的敌人相遇,一场夜战后,敌人抵挡不住,往山顶退却,两个团的官兵奋起直追,山顶上的敌人打出了两颗照明弹,霎时间空中如同挂了两轮满月,照得犹如白昼,敌人随即展开反击,将官兵们阻在了山腰。将士们一次又一次向敌人发起强攻,树丛间不时爆发激烈的战斗。整个晚上,山上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子弹流星般地上下穿梭,炮弹也不时地发出绚丽的火光,如果不去想象这些东西所给人带来的残酷,倒是一幅黑夜美景。两个团与日军这一夜血战,日军死伤 200 余人,2 个团的伤亡也不小。

到了凌晨 4 点过,514 团也跟上来了,张一鸣立即将其投入战斗,眼看着天快亮了,他命令全力一击,务必在天亮前结束战斗。激越的冲锋号声又响了,三个团的官兵竭尽全力向日军发动了猛烈进攻,陈子宽也亲临一线指挥,挥手大喊冲锋,鼓舞士气。混战中,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中他的右手,打断了无名指,顿时血流如注,手枪把握不住,落在了地上,警卫们忙把他护送下来。他草草裹了一下伤口,忍着十指连心的剧痛,仍旧上前高喊冲锋。

这次进攻打死了日军的一个中队长,敌人的士气顿挫,在中国军队的全力攻击下,日军这两个大队抵挡不住了,狼狈地撤出了阵地。

占领虎头岭后,陈子宽分配好阵地,各团进入自己的防御区域。512团1营的阵地正对着鹿跑岭,退到对面山岭的敌人看到这面的人,用轻机枪扫射,官兵们也不客气,用机枪回击敌人。孙富贵的战场经验丰富,听了一会儿,对机枪手说道:“不要打了,给老子节约点子弹。没听出来敌人这是在乱打枪吗?他们打枪只是想给自己壮壮胆,不是想发动进攻。”

战斗结束后,张一鸣往山顶上爬去。此时天已经亮了,一轮红日爬上了对面的山岭,日光照耀下,他清晰地见到山坡上、道路旁到处躺着尸体,经过一处小溪的时候,只见溪水边倒着几个被迫击炮炸得血肉模糊的士兵,流出的鲜血把溪水都染成了红色。一个士兵的腿被炸断了,白生生的骨头从血肉里露了出来,他还活着,痛得不住惨叫,叫得声音都嘶哑了,卫生兵给他打了一针吗啡,指挥担架兵把他抬上担架。

到了山顶,他见陈子宽手指包着纱布,血已经浸透了出来,他关心地问道:“手怎么啦?”

“挨了一枪,小指头被打掉了一截。”

“要不要吗啡?我这里有一支。”

“不用了,这点痛还忍得住。”

张一鸣又在各团转了转,察看情况。到了512团1营阵地,他发现敌人正在对面山林中构筑工事,他决定不给敌人站稳脚跟的时间,下令展开攻击,拿下对面山岭。官兵们经过没日没夜的急行军和一夜血战,已经疲惫了,都东倒西歪地闭着眼睛休息,有的已经睡着了,发出了沉重的鼾声,但是接到进攻命令后,还是抖擞起精神,向对面山上猛冲。他又命令全师迫击炮、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战士们直向对面扑去。日军奋力还击,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很快,日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两个大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联队,新25师越打越猛,步步紧逼,日军拼命阻击,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但日军的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很快就变成了两个联队。中日两军纠缠在方圆不足十公里的范围内,战斗益发激烈。得知小青山的战况,薛岳电令张一鸣,新25师继续在小青山一线作战,吸引更多日军。43师前往石鱼镇,105

师到玉娘关，拦击前来支援小青山的日军。

随着电波滴滴答答地在空中传播，信息也被日军的情报部门截获了，电报的译文很快就放到了阿南惟几的办公桌上。小青山的日军，是阿南设下的诱饵，用来吸引 117 军的，见中国人上了钩，阿南欣喜不已，立即根据薛岳的电文调动了两个师团的兵力，悄悄地向着 117 军逼了过来。两个师团形成了钳形之势，试图像一把大钳子一样，把 117 军当做一颗核桃夹个粉碎。

左凌峰接到命令后，立刻率领部队赶往玉娘关。25 日傍晚，105 师到达预定地点，各团进入阵地，开始连夜赶筑工事，挖掘壕沟，一直干到深夜，官兵们才终于得以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上休息。

第二天凌晨，第 3 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到达了玉娘关，丰岛虽然从没与 117 军交过手，但知道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不敢轻视，所以接到阿南围歼 105 师的命令后，亲自赶到一线察看地形。到达之后，搜索队的指挥官本间小队长向他报告：“师团长阁下，105 师已经在这里布防。”

丰岛来到作战前沿阵地，爬到一株高大的樟树上，举着 12 倍望远镜，透过树叶往 105 师的阵地上观察。他这是第一次和 117 军交手，为了充分了解对手，他决定在大部队到来之前，让先头部队对中国守军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查探一下 105 师的实力。

7 点钟左右，丰岛房太郎命令先头部队先用携带的所有山炮、迫击炮一起轰炸 105 师阵地，然后骑兵、步兵分头向玉娘关一线阵地进攻。战斗开始后，他又爬到了一座农家的屋顶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中国守军的情况，试图找出 105 师在防守中的破绽。他指挥数千日军轮番着从各个方向向中国军队发起冲锋，他不时爬上屋顶去观看。一直进攻到上午 10 点，对玉娘关的战事非常关心的阿南惟几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战况了，“丰岛君，玉娘关目前战况如何？”

丰岛回答：“报告司令官阁下，我的大部队还没赶到，我正命令先头部队进攻，以便察看敌人的防守情况。”

“情况怎么样？”

“敌人防守严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破绽，敌人作战素质良好，战斗意志也很顽强，我的官兵很努力，但始终无法接近前沿阵地。和支